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房集卷二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

謄録貢生臣湯達泰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山房集九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山房集九卷宋周南撰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登甲科官至秘書省正字再以薦入詞館皆不久罷去遂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終焉宋史藝文志有周南山房集五卷卷目多寡迥異今檢永樂大典所載有題

山房集者亦有題山房後藁者與陳氏著錄之本合知宋志五卷之目乃傳寫脫訛不足據也惟永樂大典所錄篇帙無幾當由删薙太甚故佚去者多今但就其存於今者各依原目釐為前集八卷後藁一卷以畧存其舊南長于四六以俊逸流麗見稱制誥諸篇尤得訓詞之體其初入館也葉適實薦之考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有云開禧用兵韓侂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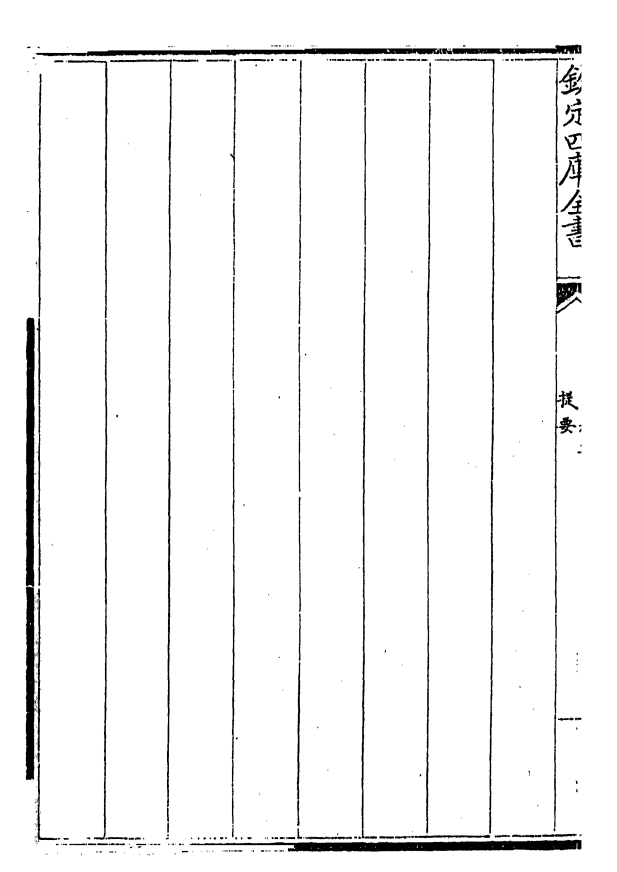
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辭不能旣而衛涇被命草云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涇見適舉似誤為墟為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為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因薦其宜為文字官遂召試館職蓋即其事按此四語今在南所作秦檜降爵易謚勑中則當時已載入巳集足徵其

不能割愛而勑內別有兵于五材誰能去之
臣無二心天所制也數語亦極為王應麟所
激賞是其織組之工膾炙人口尤可以概見
矣集中又有諸書題跋二十餘則與館閣續
書目體例相近疑亦在館校勘時所作又雜
記數十條多述宋代故事間或直錄古書之
文無論斷疑本別有說部附于集內而為永
樂大典所割裂今無可參證姑仍其原文錄

之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山房集卷一　　宋　周南　撰

五言古詩

季春 三月二十四日

初篁欲迸籜晚風微過之斑苞初委地永與琅玕辭篁生五丈高鳳吹鳴參差隕籜膜已朽不恨見竹遲物成亦大艱搔絕誰當奇誓同初生竹長護幽貞姿

暮春

茲辰如飆車其行靡脫轂春無十日妍見此條蔓緑蒼苔拾落花天膏尚如沐足身豈不好反覆看已熟惟有白石子粲粲菖蒲斛

八月七日與吳沈二道人同過書塢時山堂初成

晵陽收晶熒清筋度林彙坡陀認槿籬屋角初塗壁入門露蔭竹走鞭土為沸橘藥尚小澁蒳柄已幽毅少紆趺坐筋漸出穹隙味疎叢石貞瘦突樾麈髮鬅成余獨

往願勞我慈親費親年合幾何倏已近喜畏我髮白滿
把晩食遲下胃一歳能幾來每來時自慰不雨已經旬
長道熠饑蜚竹檐出山泉草根坌土氣長願居此勞州
里未為貴

咏史

容嬰義主臣銷骨事未竟臼友讎諾責斯義在項領惟
臼秉純心遑恤身後事惟嬰抱遺育不以後死愧嗟乎
古人達樹德見衷則並驅不同達存歿事願畢茲事亦

大難義竭斯近仁孤成死不死太息難重陳

博雞

慶元夏四月所至喧博雞小市車不通引首望其逵雞籠三尺高雞價千錢提苦云輸錢少取取鬬樣歸小兒博手短顛走歌呼齊搜攜遍村墅往往空其棲或買鵝代之亦取雞為辭僕夫告我言官人那未知聚啜已跨日來初知為誰余無五行學覺有纖芥疑老距不可攡利觜長安施更討十錢片一博多得之歸尋故老問始

云眼見希因之互猜愕傳來又夸毗或謂近雞禍或言雞者饑歳行將在酉事應恐在兹聖明攸好德百祲潛光輝蠢兹朱衣者萬萬不關時但疑一種類爭雄無兼雌更恐坊市内相望野雞啼豈將有徵沴神者預啓其乖風感乖氣朗鑒尚表徵人言良過矣邦禁亦未非我欲效風人聊賦博雞詩

七言古詩

呈趙蹈中

趙子面白如玉偍定須逃得文儒餓經年憶破古人心
近日妹夫初病可忽然到門已驚駭令我失喜多兩拜
君來看我還看親我顧不能君莫怪自云曽見杭州火
説著紅湖先淚墮水衡支散新鑄錢詔書未御正朝坐
向來送我龍泉耑秋色新蔬恰相似且將濁酒慰營魂
多留幾日論文字取詩須取杜正傳尋到岑參高適邊
轉處正須寬一步只今且向晚唐前

卓文君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以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因推其意為文君

怨

曠代佳人十六七膚如凝脂髮抹漆芙蓉為臉玉為容淡拂眉尖遠山色夜梧月落秋夜長孤鸞三疊傳高堂瑣窻認得琴心怨直恐韶華不得當瑤環潛送慇懃意只今猶記來時事敍身不贖父兄羞圖得歲寒成共帶陽昌市裏鷫鸘裘鷟鑑相看未白頭試拈玉軫攏金撥

新聲比似舊聲愁世間恩愛何時盡流水落花皆往恨不愁歸避茂陵人羞逢往日臨邛令鴛鴦並翅雙飛宿欲話衷腸歌不足古來應有白頭吟誰念妾身今再辱

五言律詩

十月十日立冬

立冬前一夕賠地起寒風律呂看交會衣裳出褚中骯髒時作壠懷抱歲將終汗手汗牙筆晴簷共秃翁余有牙筆點朱二十年矣

入梅

地濕衣生醭天凉葛未裁暴暄偏壊藥微灑似成梅苦荀相將盡良朋久不來若無書作伴那得好懐開

石湖

作者看胥臆泠然接大荒雲溪收浩蕩海觀度滄凉故國餘丘壑春船落豔陽百年看俯仰越燕又空梁

姑蘇臺

輟杵餘千祺叢臺比舊都氷花銷葴瓦組練入瀰湖浩

蕩春風在荒亡霸業蕪往來吳父老藉草話城邪

庭燎

種髮看如約松明又送寒頹衣黧老健慨我穫薪乾小市街聲沸明河小霧漫賣癡兒女喚更作夜來看

讀史

條綜都遺忘緒收亂貯儲據梧甘舐滞撫卷涉伸欷老去從黄槁昏來著茗袪緬懐千載上知讀幾年書

登闔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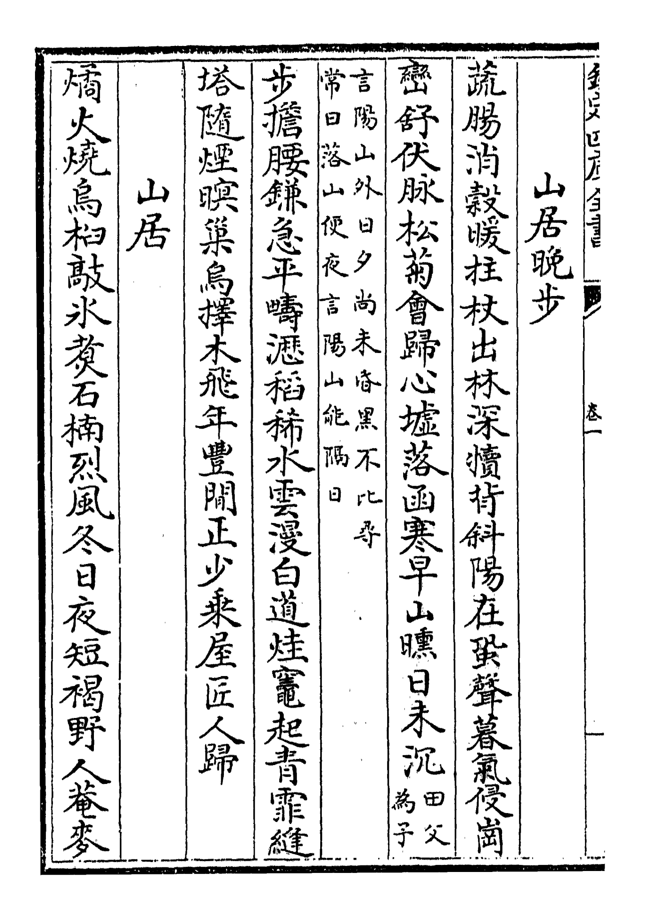
闤闠開城郭東南見此州尊安山體萸柔靜土田收易野曽興國崩臺早得秋閑民無職事力食愧鋤耰（力民代食）

秋日步至湖桑埭西

伏枕衰方劇揩笻氣忽增細泉鳴暗竇疎樹映孤燈斷鴈寒依渚長魚健脫罾行纒已無用却作在家僧

賦里人亭前三立石

昔人藏巧拙收拾老亭雲雨溜漫天鑿年侵見石心支撐非爾力秉執儼如臨亦有渾渾氣唯嗟骨未任



山居晚步

蔬腸消穀暖拄杖出林深犢背斜陽在蛩聲暮氣侵崗巒舒伏脉松菊會歸心墟落函寒早山曛日未沉（田父爲予言陽山外日夕尚未昏黑不比尋常日落山便夜言陽山能隔日）

步擔腰鐮急平疇漲稻稀水雲漫白道娃竈起青霏縫塔隨煙暝巢烏擇木飛年豐閒正少乘屋匠人歸

山居

熇火燒烏桕敲冰煑石楠烈風冬日夜短褐野人菴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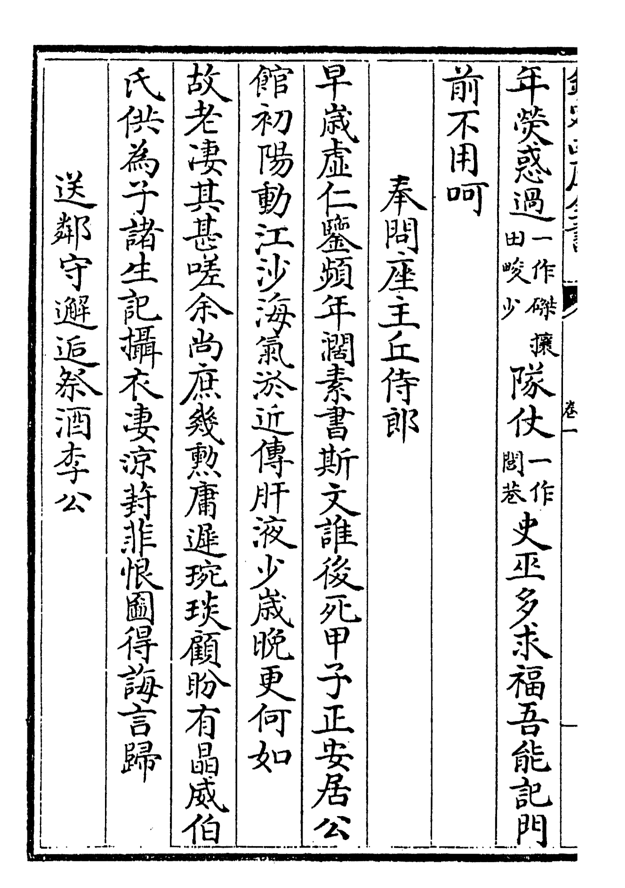
地宜秧穀香飄記接柑山中無槷具日影漸移南一本雲物照農蠶

山家

小麥連湖熟黄梅作彈飛穿林青犢過觸柁白魚肥子男輸絹急姑婦插秧歸枳花茶似雪留客共湘瓷一作新茶新出焙　案此詩後半脫粘結句亦出韻疑有錯誤今無别本可校姑存其舊

驅儺

高明紓鬼責與渫費誰何兒女今無恙街坊又進儺流



年熒惑過（一作礫穰田畯少）隊仗（一作閭巷）史巫多求福吾能記門前不用呵

奉問座主丘侍郎

早歲虛仁鑒頻年濶素書斯文誰後死甲子正安居公館初陽動江沙海氣淤近傳肝液少歲晩更何如故老凄其甚嗟余尚庶幾勲庸遲琬琰顧盼有晶威伯氏供爲子諸生記攝衣凄涼對非恨圖得誨言歸

送鄰守邂逅祭酒李公

早作将吴守臨分御李侯清醇瞻耇老省素共晨羞鄉
里終全活人家更小留腐儒疎懶意白水看行舟

懐友人趙蹈中

妙質端能勁除官正爾遲和歌誰與共摻别可無饑俗
學嘗豪奪家人怨絶癡相看又秋暮未敢嘆余衰
虛想憐神懟端頤護暑侵父兄寛衆責寢飯驗初心夜
氣收肝膈晨窻得笑吟生年推我長埶殖可能深

孟良甫别一歲無書有懐寄之

孟氏好兄弟相從隣巷居一窮吾得忍千里意何如夜雨看僮僕家兒不詈予豐年民瘼少莫厭故人書

示子

編軸初黏飾窓堂畧淨蠲師前無脱履弟幼與隨肩苦柰休多食精絺不耐擱遲明吾語汝欲睡更來前

閩館客病侵曉得小馬亟歸

濛濛露氣白耿耿東方明馬捉步猶碎烏營食又鳴倏過黄峴嶺遥見闔閭城欲問兒曹懶前虞禄命輕

哭同年友馮校書

叔常雙骭骨容死漢江中憶昨煩憂甚知吾友道窮遼遊那知巳即顧得純終他日論巴雇東西有二馮病父沈攣久扶行未有孫寡妻持酹酒巴月旅歸魂摧落收威暑兢危過峽門銘旌今遠近到日敗垣存

五言排律

偕蹈中過書搗歸二十韻

我搗須君到兹行説幾時喜來衣裹少勇出岸頭維舊

節探渠溜燈籠上酒瓻亂蛙嘈沮洳警犬候笆籬闞白
蟾林罅排蒼架月規澣絺檽易透潔榻帚難施落彈如
梅熟拋簪似筍遺撟包收夕潤衫彩漾朝曦漆椀湖魚
瑩瓷甌釜粥糜弛肩高木蔭安膝下亭茨散地令茲見
荒蹊過者誰詭求諸老記留下故人詩憊幹宵中復佳
眠旦起遲衣篝寬女送藥劑切兄鬓僕點昏來宸船樁
泊定移句材當面逼天巧古人窺還往楓橋路低徊泰
伯祠比君多數歲把卷憶吾師八月登杭稻西風理釣

絲未娣墟曲小來赴野塘期

余杜門兀坐三年壬申六月九日出弔平望歸途阻風第四橋余曰是持偶相值爾不然豈造物者出門即相料理耶舟人曰然因識之

地借沮龍宅隄橫海蜃樓馬蹄[illegible]震雹沙觜更生洲雲壑懸繩渡天風激箭抽濕霖平衍沃暗井滅夫溝蹴起爭橋齒攧來似海鰌浪花將岸颭塔影聽桴浮却憶銜枚地曾驅縞練舟謾云天設險豈是水為柔無事人干

古逃榮茗一甌川靈工閱世翻霞幾時休

七言律詩

春日即事

料理清明天氣催攙先幾日柁船開六朝事往餘簪塔百草春回上舞臺巢燕爭迎華屋去海潮猶傍故城來主人兩鬢千絲雪更斸青冥出稚栽一本云琰面春山舊舞臺攙先幾日柁頭開一簪影落山頭塔千樹香吹巖下梅鳥入寒烟迷翠羽鳩呼宿雨長蒼苔主人兩鬢千絲雪更斸青冥種稚栽

後過書塢夜坐

下鶴官橋黄峴東二十五里名新豐慈竹色如蘆葦白石楠頂結櫻朱紅紙反養火冬將盡趺坐看書暖漸融且蓄春雷歸地底放令晴雪滿山中

九日祁城外

清晨驅馬出重闉漸有狂花似小春草市豐年聲洩洩官河霽色水粼粼山林送老無予罪物色愁人逐歲新便擬移家去城郭可無萸菊慰慈親

泛舟游虎丘

水遶朱門宿海槎山沉海月上晨霞烏啼煙樹雨初歇鐘度雲楣日未斜僧俯劒池看貝葉人追寒食冢楊花西子年侵丘谷換女牆還有舊宫鵶

過虎丘

勾吴霸業竟誰成留得祟丘歳一登玉鴈已隨黄壤盡鐵花空向碧潭凝注闔閭金玉為鳬鴈東坡虎丘詩鐵花秀巖壁空中有塔撤鈴語臺上無僧與石應踏盡蒼苔春老去但餘落日與

寒藤

狐埋狐搰已無成吳語春去春來幾度登海湧名山真幻出酒酣看劒已塵凝鷗陂人遠臺空在內傳闔閭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鶯谷聲殘鳥倦應越絶興亡俱一夢為君同弔剡溪藤文粹有弔剡溪藤文

晩出至湖桑埭

殘年孤寂不堪言時喚平頭駕短轅老氣猶能作羆卧壯懷誰復記鴻軒櫂歌縹緲城西路烟樹參差埭北村

堪笑怪奇消未盡夜來還夢屬櫜鞬

送林潮州六月赴任

誰把科名誤寘君不教獻納近華勛一麾暫遠長安日六月先清瘴海氛馬首喜無瀧吏問筆端應有鱷魚文明年勝日知無限還記江東日暮雲

乙卯之秋送項秘書倅池陽是時教官之闕尚在來春

諸老紛紛去不留之人也作翠微遊要看緑字封蒼蘚

須趂黄花插滿頭秋水隔人猶有恨春山得伴更何求

九華樓上新風月不學詩人賦隱憂太白秋浦詩題詩留鵠古綠字錦苔生一作已到三山忽引舟去母小杜翠微遊諸儒舊仰傳心學博士先寃血指羞秋水隔人猶有恨春山得伴更何求明年勝日應無限不學詩人賦隱憂

送項倅

衡嶽山頭喚下來高人不肯住蓬萊先秋手得平分月當暑身無半點埃世事相逢休掛口吾儕一見且銜杯夜闌約立銀河表閶闔天門次第開

非者搜賢詔下來旌蒲紛遝起蒿萊誰人肯厭承明直我輩休汙世俗埃天近須回宣室召時難倍愴渭城杯殷勤為誦江湖句少立斜陽舟未開

送江陵牧次對貳卿

夢斷江湖絶寄聲不圖猶見老成人白頭未覺相從晚青眼何繇此會頻山谷詩寄聲何由頻自古荆襄倶重鎮今公羊陸是前身六千里地無非郢郢今江陵縣寛著恩波浸逺人

歲杪送同官趨朝

異縣飄零興已闌更來樓上説加餐不知壯日消磨已也似中年賦别難酒盡沙頭悲夜永書來日脚是春殘人生塗轍嗟何限好在分攜恰歲寒

謝友人見過

歲暮寒風易中人對床誰與話情真平生知我無如子此度相看又隔旬世味慣看如嚼蠟寒窻癡坐正凝塵只今便擬高軒過飲水毋嫌仲叔貧

和史君喜雨

通宵奠玉乞移災閶闔天門午夜開屏翳不隨風伯住
雷車爭逐阿香來送神曲奏爭加額（送神日道傍無不以手加額）喜
雨詩成巧奪胎閒說阪田猶未插更須精意斡天回
蠶筐無葉不成眠眯眼黃沙障麥天誰遣爐煙生濕霧
立飆江水沃桑田雹飛鄰壤同時事春入民謠賴吏賢
欲把豐年占覆斗寸心應向碧霄懸
百萬疲氓饑欲啼陰靈一夕靡雲旗穀芒綠潤沾天澤
梅子黃肥帶雨時薄宦經時誰舉手豐年重見且信眉

諸生未用歌華黍得熟民貧未可知自至池兩見稔

挽耿侍郎

給事初為畿縣令姓名直徹阜陵前後來佩盡名藩印死去家無數頃田留與道塗歌長者未調鼎鉉合長年龔黄只取優稱去更有雲臺論百篇

同年葛簽挽章

杏園張飲上晴湖憶在團司識面初二紀年光何忽忽五更春夢已蘧蘧彩纓曽識飛凫舄折獄爭馳薦鶚書

可惜佳城縈蔓草只教緑水泛紅蕖

少年並馬曲江遊曾到慈恩塔上頭過眼流光真露電

驚心宦海半沉浮君今又隔重泉夢世事嗟傷逝水流

獨立東風數華髪不堪春草起離愁

挽秋撰趙郡運子固

舊學虛蒙一字褒暮年曽得拜江臯丹砂推意成前約

玩印連章避左曹事業畧曽隨手見死生應嘆有身勞

只今蜕迹西林去始得先生蛻退高公自隆興歸南始參識於京口

闕題

天憐羇迹寄諸侯付與危欄早得秋相見便知懸榻意闕亡時得挾書遊山容老去蒼崖在水潦痕存淺碧收高莪儒冠無用世不應更躡九華樓

天憐羇迹寄諸侯差近危欄付與秋風物捲簾都在眼湖山如畫恰當頭征鴻已作隨陽計社燕能為幾日留賴有楚天涼夜月二年相伴上譙樓

五言絶句

皇帝閤春帖子

路寢朝元早條風應律初八荒躋壽域一札下寛書

玉燭天時正金穰歳兆豐華封遥上祝聖德與天通

禁籞希臨幸宵衣戒未明餘閑寓弧矢勸講只儒生

皇太后閤春帖子

邇日回蒼陸祥霏下慶霄靈椿儲壽嘏寳冊追瓊瑶

宫梅猶注蕚御柳漸垂絲太母如任姒深居寳儉慈

内殿家人禮猩袍奉玉巵椒盤勤盥饋百世有孫支

野鷄塵掠起大舶勢方張客子雙篙弱回風得岸當

阻風

七言絶句

皇帝閤春帖子

曉漏催班拱至尊千官綺勝簇金旛紫皇恭儉憂民切

未祝椒盤祝獸樽晉禮志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能獻者發此樽飲酒

玉宇朝來變好春都傳塞上已和親中天日月無私照

萬國耕桑雨露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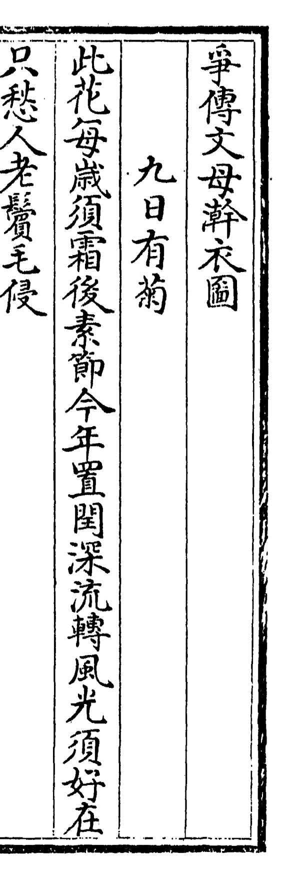
萬里長城漢有人羽書漸少捷書頻君王軫念春寒重更解貂裘賜將臣

皇太后閤春帖子

三朝備福尊壽樂七秩脩齡古更稀問寢龍樓家法在雞鳴步輦過慈幃

當年三殿當作合殿瑶池會天仗將回樂未央獻歳東朝還大内仙韶遲上萬年觴

濯龍宫館漏聲徐閑把黄庭味道腴侍女不持珠玉玩



爭傳文母澣衣圖

九日有菊

此花每歲須霜後素節今年置閏深流轉風光須好在

只愁人老鬢毛侵

咏梅

此君一日不可欠獨爾梅花動隔年更有晦冥風雨在

可能相見不依然

此花高是少人知步到喬林始見之老我怕風并怕雨

一年過了又無詩

不是衝寒欲避春古來辭富不辭貧高之孤竹求仁輩
早是羊裘釣雪人

詩在溪橋興在人年來遶樹費追尋何人鍊得氷霜骨
調出孤山韶護音

過霅溪

晴溪帆卷艣聲柔兩岸青紅濕未收欲問三吳清絶處
碧瀾堂下採蓮舟

宿春谷 周瑜為春谷長出備牛渚

猘兒總角交孫䇿牛渚明年得小喬邂逅英雄誰似此向来州縣豈徒勞

遊石湖

曉日曈曨水霧開自吹清管過湖來闔閭城下青青草又染裙腰上舞臺

觀釣魚

湊餌驚跳去復迴直疑芒粒是浮埃江湖多少潛淵地

何事持身水面來

南仲將至荷葉浦舟人憂鼠竊不敢宿浦下迨

曉方渡聞久無荷矣

晴波緑淨渺如湖認得荷花似子都疑是天孫憎俗駕

急收雲錦長萑蒲

過齊門友人居

藥欄園户是鄰家破板門開雨髻丫瓦斛子中柑落盡

臘前尋訪白山茶

過青陽齊丘舊隱 本應天寺改為徵賢

舊學縱橫術已精不妨高卧且辭榮可憐三别秦淮路不得終南處士名

利盡漁民五季年誰蠲丁口畝輸錢不將公量收家邑漫把徵賢改應天

贈上人

上人夢裏營詩思比似看經僧更忙包山寺裏秋晴後霜未濃時橘正香 案此詩下二句脫粘

又贈上人

八十詩僧歲莫閑又隨白浪上包山青霜四面橙欒熟獨步三門獨自還

八十高僧不誦經挑单又發洞庭程包山雪裏三門上吟就橙詩立又行

橙橘青時最有香包山架後雨畨霜上人夢裏營詩思比似看經僧更忙

酌第四橋水有懐陸羽

未必茶甌勝酒醒且將衰髮戴寒星太湖西與松江接不礙幽人第水經

横山寺楞伽塔詩

白傅遊春得幾迴寺門還對海門開行人莫問一作如今莫上横山塔曾見開皇混一來

姑蘇臺畔千年土斵作牛羊出没行惟有江山懐故國五湖猶遶越東城

吳越臺池大業城如今花鳥故時春思量却是楞伽塔

曾見蘇州六代人

寒食懐游誠之

清溪寒食水瀰漫憶在齊山約共觀便著窄衫鞭馬去路傍驚訝是文官

十九日初程至青陽趙令尹遣妓出迎自至池不赴樂飲至此望見令却之慶元丁巳九月

飄泊寒城兩歲年巧粧那記紫微篇毛嬙不用驚飛鳥買藥韓休更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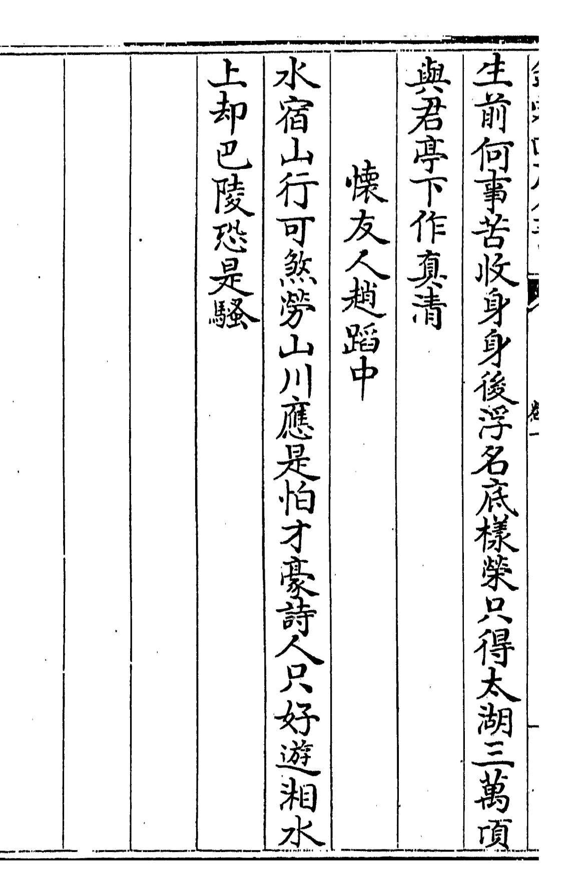
重賦三髙

著就農夫穀不收江湖着我繫虚舟漁樵拍手應相笑不得長鯨取次休

兒女呻吟歳又窮也應無語對西風向來一著鱸魚意贏得寒亭四壁空

千金孰與此身多慚愧君王用已過乞得頭顱江海去一生辛苦幾漁簑

寄友人



生前何事苦收身身後浮名底樣榮只得太湖三萬頃
與君亭下作眞清

懐友人趙蹈中

水宿山行可煞勞山川應是怕才豪詩人只好遊湘水
上却巴陵恐是騷

山房集卷二

宋 周南 撰

詔勅

科舉詔

朕博延美才協濟興運若稽祖宗舉貢之日參用詞章經術之科惟嶽降神既已作興於多士豐水有芑猶能燕及於後昆今當三年大比之秋嘉與四海共繇斯路庶幾興賢論秀之遺意無愧登明選公之盛時其飭攸

司申諭厥志

又

朕至公旁招急親為務惟祖宗選舉之制莫如進士之詳凡公卿輔佐之才悉由此塗而出蓋列聖陶成之素亦有司考覈之精仰成法之俱存諒淳風之可復適當大比思得真才其加申飭之嚴庸示網羅之廣夫懐忠信强學問待舉者之事抑浮華進器識考文者所先朕將論定後官爾其身勸為駕謹擇可者俾偕計吏而來

親策問之極陳當世之務布告中外其體至懷

告諭兩淮詔

勑兩淮百姓等比者戎馬俶擾邉陲繹騷頼將士邀擊其歸與邉城固守之力敵已亡逃出塞茲欲和親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痛念兩路生靈之衆加以百年積累之餘居者杼柚其空去者饑寒不保使爾動揺而破業為之惻怛而傷心朕既復公田以貸民出緡錢而續食諭告所抵之吏存問失業之人屬茲邉警之漸稀猶

恐流庸之未復室廬未免毀壞鰥寡不能自存迨茲農事之方興尚憂種食之不備宜敷惠澤用拯瘡痍

戒諭諸將詔

朕惟敵據中原今踰六紀戴天履地其忍忘靖康未雪之讎嘗膽臥薪常恐負烈祖有為之託惟是寢兵之已久深知動衆之匪輕屬聞敵運之將衰加以干戈之內擾河南亢旱赤地無餘漢北連兵暴骨相屬遺黎轉徙襁負來歸爰念淪溺之民至於相率而請命故下綏懷

之詔實非得已而興戎朕既不能遏邉釁於未開之時
未免列將屯而為不虞之備惟今疆埸之多事正須將
士之同心若平時情意之未孚則緩急犄角之何望咨
爾三軍之統帥曁於列校之偏裨如廉藺之共濟艱難
若李郭之相勉忠義各殫勇畧以赴功名或迎敵以前
行或邀擊於後阨或附聨其疏罅或應援於往來務令
聲勢之相依有如心手之相應并謀合力功必有成高
爵厚禄朕所不吝

成肅皇太后喪請御正殿批答不允詔

朕惟內殿問安之常見三宮席慶之盛茲念皇祖實貽後嗣之燕謀屏予一人尚有重闈之慈覆未報含飴之德方諧移御之歡不弔昊天降此大戾供寢門之色養為日幾何痛奕世之母儀於今盡矣朕以元孫而祗適思昭大孝於繼承躬堊室以執喪惸然在疚莅法宮而親事非所忍聞所陳宜不允

第二批答不允詔

朕遵謨烈之訓於阜陵殫怡愉之奉於長信謂物本乎
天而人本乎祖視保佑而則同故養致其敬而喪盡其
哀於聽修而未暇比勤忱請嘗諭至懷方勉盡於追悃
忍亟聞於他務非不知日有萬幾之事與匹夫之孝不
同然遽忘母育三朝之恩亦行道之人弗忍矧仰成於
衡弼相與協謀若親政於浹旬不幾太速所陳宜不允

秦檜降爵易謚勑

誅姦雄於既往罰雖逭於生前申勸戒於將來罪難逃

於身後蓋人心之積憤豈天網之終疎九變而賞罰可言雖閱時之已久百世之子孫莫改庶清議之猶存具官秦某在政和間為中執法方軍前之抗議其言幾類於程嬰及塞上之還歸此節何如於蘇武惟我高廟過夏少康排衆論而授宰衡如中流之遇維楫謂其間關萬里或能為國報仇豈期首尾兩端反欲與寇為地既潛交於境外卒墮敵之術中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循姦計

之弗行幸國威之再振羣后以師畢會三將之捷日聞黄河以南已聞盡為晉土鴻溝未割何患不歸太公乃復貪天之功亟為削地之策密布私黨陰遣誓書造飛謗以翦爪牙忠臣為之解體還降王而就葅醢行路至今興哀神州自此陸沉外侮因之坐大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朕適追累聖之遺訓襃表上流之故侯憫其灑泣以從戎至於脫幘而就死為之封菁茅而崇血食庶幾激義槩而鼓芳風嗟道

濟之見收罪成汝手使武安而尚在戮及其身況士氣久鬱而未張公論追尤而弗置雖保首領以入地下奈何怨毒之於人深昔晉幸免於賈充禮官請為改謚唐逋誅於林甫天下快其削官其追極品之殊榮更奪易名之美謚以昭宿惡以激懦夫噫鼠以近器而猶忌投豈不念渡江之舊誰興厲階而今為梗其少伸誤國之刑蓋獲戾於在天祖宗之靈故假手於今日論議之及尚復漏泉之澤勿忘結草之圖

制

太府卿樞密副都承旨制

朕惟右府之屬莫如密命之親以次對而贊訏謨亶惟舊制用列卿而為副介未有前聞屬圖乂以儁功固難拘於常比爾才能鮮儷慷慨自將護漕日鐵已登最課尹民天府綽有能聲偉兵畧之深知方軍書之旁午爰躋榮於農扈俾稟務於幾廷夫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其協承於幾急必審當於事情服我

優恩嗣有明陟

李壁除參知政事制

朕思鞏丕圖眷求近弼繼自今其立政事將嘉靖於庶邦進有德以尊朝廷俾參陪於端揆肆疇在列僉曰汝賢中奉大夫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侍讀賜紫金魚袋李壁邃學逢原上才周變禀金玉之堅粹諧簫勺之和平文華緯國以成帝墳父子追蹤於彪固江漢炳靈而絢幽思弟兄儷美

於卿雲粵若高騫儀吾禁從汝典朕禮夙夜直哉惟清
其代予言訓誥坦然可舉比持虎節遠絶龍荒使萬里
而見幾微分以身而許國詩三百而能專對類不戰而
屈人嘉想著於賢勞爰叙陞於常伯謀猷入告於內靡
憚其勤議論持重有餘益恬於進是用參稽人望擢預
國鈞夫執政其猶股肱自昔固同於一體然中流而遇
維楫於今尤急於相須矧萬幾實繁寸陰當競桑土之
徹宜追於未雨琴瑟不調斯解而更張若時登庸賴爾

勵翼惟能肩一心於同寅協恭之始庶幾緝百度於匪
朝伊夕之間噫四海方想中興深軫淵氷之懼三事以
佑乃辟允資柱石之良式究遠謨祗若明訓可特授中
大夫參知政事

張岩除知樞密院事制

朕眷求賢輔寧敉武功立政立事而相我家久參陪於
國秉惟時惟幾而勑天命肆專擢於樞謨委注益深儀
圖惟舊光禄大夫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權監修國

史曰歷同提舉編修勑令兼同知國用事廣陵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張岩懷才偉異令
德端凝仁義弼於朕躬俊傑識乎時務太平之畧非一
士望聳於棟隆北辰居所環衆星具瞻於魁極自王庭
之廸簡肆賢譽之昭宣抨彈爭烈日之嚴論駁擅回天
之力四輔史佚在右陶成寧壹之風三年周公居東謌
著遄歸之績洊膺圖任旋付本兵取人不以已長恃效
君之衆美有猷入告爾启每慮敵於萬全朕若稽舊章

分畀二柄雖制勝御人本繇一道方賴兼資然修戎立武以整六師莫如因任夫廟堂欲銷未形之患帷幄當運決勝之籌若虞機之張于度則釋庶棄隂不徙其功可成惟卿遠算深謀加之專心致志夙夜殫於忠力必盡展於經綸噫宵旰進股肱之臣既登庸之無競夙夜基宥密之命庶耆定之有期往哉汝諧祗若予訓可依前官特授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

辛棄疾待制知紹興府制

師師承流本以寛大奉行為首會稽近海思得文武備足之才屬此疇咨得於已試惟素望夙煩於鎮壓則赤子必善於撫摩其即祠庭往分閫制具官辛某忠誠素矢智畧無前方燕昭碣石之築宮無愧海濵之至駕華山騄耳以行遠忍忘烈祖之知乆矣踐揚蔚有風采爰擢登於禁從將旋付以事功其才任重有餘蓋一旦緩急之有賴為吏太剛則折此三期暫佞之未齊朕方甸

四方而用俊民豈因一眚而掩大德其以濟南之名彦載新浙左之旌麾夫材固有於所長政亦貴於相濟往者鹽鸞為害賴卿姦黨為銷今聞仗節以重來必且望風而盡屏惟威嚴之少霽庶寛猛之適中噫黄霸治如其前終歸長者越人輕而好勇務在安之

丘宗除兵書江淮宣撫使制

朕適追貽謀思廣繼伐會諸侯復境土雖云大義之明非上智必英豪正徯真儒之用疇咨惟允委寄宜隆蓋

威名資實在素望而已乎則號令指揮不崇朝而改觀
丕昭使指申錫命書具官𠀋某早負名能之稱少有公
輔之望實受知於烈祖嘉有志於中原櫛雨沐風貫四
時而不改𢪛郤導竅解千牛而若新比以在王室之心
惓然當留都之寄御下簡易折衝精神雖並邉紛羽檄
之馳而十郡無犬吠之警朕惟四海想中興之美三軍
惟元帥之謀豈應方叔之壯猷坐視羣公之血指其進
陞於常伯以盡撫於成師噫制勝如奕碁巧拙惟其所

用持兵猶槃水審重乃能成功惟卿涵蓄之累年加之
躊躕而四顧必有多算成此萬全服我訓辭以應事會

四川宣撫使制

汾晉古為重鎮關陜夙號奥區雖地隅皇風奄踰於歲
月而人思王化方切於雲霓將建上將之鼓旗以救遺
黎於水火惟天亡此寇固以殄滅為期然敵亦吾民無
若招攜之禮爰示綏懷之意式增委寄之權具官某威
惠著聞機謀果鋭沉鷙而能待士有如李愬之推誠綏

急真可將兵無愧亞夫之持重惟乃祖父有大勲勞營壘猶存百戰遂安於岷蜀指麾若定長驅寧有於關河嗟有志於肯堂使宣威於分閫果著西垂之績大揚北伐之聲

江西轉運判官制

朕惟國之任人如工之利器若處得其當則用無不宜爾以相閥之英陪樞掾之列日者九江之選牧方分千里之左符大江以西貨泉所萃將漕之職委寄不輕輟

爾以行不憚改命惟爾才諝之優裕智識之敏明考察盈虛必能剔除蠹獘馳驅原隰無忘護養本根行有顯庸不忘明陟

表

代淮南運使謝上表

入忝省郎出膺漕計揣薄材而弗稱冒疊組以尤慚臣中謝伏念臣一去國都十換年籥服勤兩郡誤來召馹之郵列屬中臺幾徧劇曹之舍獲參陪於勅局復迎餞

於使人凡此記憐皆念臣之家世本非敏達可備上之
使令淮壖以南將指匪易幣輕楮重霖潦復為之憂糴
貴價騰芻稿至幾於倍已憂困廩不給灌輸復無麥苗
可望接濟靜言心計嗟未達於利源所兼刑司動更闕
於人命重負掄才之責不勝廢事之憂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惠顧幽遐屬使鉛鈍歌皇華以遣八使出紅腐以
贍一方凡臣所將皆得之實臣謹當周爰靡止殫竭以
思積水未疏則疏之以振失業之民繁費可節則節之

以為先事之備更體訓辭之厚不負舉刺之公庶幾馳驅少效毫髮

代和州謝上表

擢之班事之中付以州麾之寄不共是懼祇服云初臣中謝伏念臣所領之州其北近鄙江臯逼介固為敵之必窺聲援相依是亦廬之右拒一昨南渡之後假以管内之權下璽書而營乜揭賞格以團結豈不望為雄鎮相與共捍極邉良由彼此異同規模不立是以要遮前

後形勢未成今牖戶綢繆時則可矣豈壤地褊小臣曰
能之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后臣克艱文武並用方恢勝
算大為復古之圖更屬縫衣共底扞城之績臣敢不傳
聯疏鑄綏輯耕屯得歲年之間寛繩墨之馭使淮淝以
東無腹背之憂邊萌自消吾圉用固

代郭帥到任謝表

銜命睦鄰慨神皋之未復叨恩分閫愧將畧之非長屬
立表之有期恐循牆而莫避趣趨營塢謹視印封臣某

中謝伏念臣五世逢辰三朝綴仕始由涓贊誤簉淵衷列衛儲才竟負阜陵之殊遇屬櫜入侍旋陪文陛之信臣既中外之屢更亦偏裨之涉歷竊掛弓而圖報尚横草之未酬每思鷹揚勲伐之旌猶藏盟府及讀馬革死邊之傳恐墜祖風數戰髮以無多建州麾而自試方俟戍葵之次敢圖細柳之行惟秋浦之上流控長淮之一面地形峻峙前瞻廬壽之戰區天塹横陳中接荆吴之聲援邊烽久熄家累日增非深識兵勢之人孰當警急欲

少賈敵場之氣尚費拊循藐下臣之無聞冒中權而有
懼玆蓋恭遇皇帝陛下博收戎佐靡間位名旣分宿望
以責成猶欲後來之輩出知臣雖之汾陽之貴氣謂臣
及聞隴右之家聲因其能忠謹以自將遂假以事權而
躐授臣敢不勉思跗注載緝犀渠志在死綏雖未得犯
難忘生之所師如挾纊當使有捐軀徇國之心儻尺寸
之幸成庶涓埃之少答

代某官辭免第三次知臨安府表

恍惚控免優旨弗俞合承命以急裝（急裝二字出事類賦衣服門）尚捧書而横涕臣聞陳力不能而即止事君非入而後量故廄秣未疲則誤蹶尚可以終試若芒鈍已頓則更刀不如於善藏臣之數奇勢實相類一躓再上為真之印旋叨使過之行豈不知用舊之恩深亦庶幾圖新以自見然根已摇則易拔技既竭則難工訪為醫於折肱猶夫前耳較失伍於持戟抑又甚焉今假寵以居冬御復起家而司神甸蓋矜憐其屢坐譴而去尚須假其能根

效於終恩指愈隆稱塞斯重操心既切防慮尤深藉令不汝瑕疵寧復有他繆巧况責論議則遠猷安在工發擿則美疢未瘳若貿貿而復來常慘慘而畏咎物忌太甚人將求多畏不能趨豈其行之敢憚往而有吝不如舍以無虞重念臣補過未能投閑已幸復南容之圭玷尚或可為收東隅於桑榆自嗟云邁負鴻私之起廢策蹇產以懐疑頋哀罷罟之餘仍賦祠官之廪迄收成涣

允穆師言

代執政重明節賀表

辰在於蒼龍尾就盈數馬社鳴而聖人生時純熙矣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懋昭小心抑畏春秋鼎盛屬萬國之本於元良弓矢載櫜驅一世之民於仁壽昔在殷宗饗國丕若有夏歷年皆由嘉靖於庶邦式克延洪於景命於皇盛旦高掩前徽臣頃玷近司自干大戾心傾葵藿幸逢漢日之再中身在江湖徒望堯雲而三祝

代賀太上皇帝表

星沠虹渚彌月不遲寢問龍樓與天齊壽瑶圖增羨函夏均懽臣某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脫屣如虞提綱命禹非心黄屋早褰裳而去之置酒未央今為父乃貴爾屬鳳紀誕彌之節乃麟書大有之年魚鑰繞通擁三宮之瑶珮露囊來獻映雙掌之金莖如日之升自今以始臣分符乘障率舞無階望日下之鵷鷺莫陪栢宴指雲間之箕翼願祝椿齡

劄子

乞經理邊事劄子

竊惟當今急務先須安定大勢而後緝理事功尋常無事之時積弊已費枚數厥今號為更化自應頭緒更多然凡事須論緊慢下手合有先後且如本朝所患最是宿兵矧今國力已慼若復有事疆埸必是愈難撐拄是以法當先紓外患俟得境内粗寧然後餘可次舉若但求高論不切事情安危所關臣則不取葢近日之事與

漢誅霍禹唐誅元載不同霍禹專制朝權元載竊弄威柄雖毒流生民而未嘗連兵結釁故一旦既服上刑則天下旋即無事今元惡挑怨敵國身雖誅夷而禍故尚在幸今主德無闕朝綱稍張敵狃百年之安與靖康時異耳然迹其産禍則實與蔡京王黼梁師成童貫相類是時貶斥流竄典刑舉矣然六賊雖夷河上金人初未嘗去盡破諸縣爲鎖城法則太原之圍初未嘗解自敵去闕提兵再下中間亦得數月間隙止緣精神渙散著

數悠悠加以寧德兩宫重貴調䕶廟堂卿佐不相協和行遣羣小稽滯日月委任二三莫克任事既不能急紓立至之患方且枝節横生虚費光陰是以强敵復來遂不可為今日之事若使小使還歸别無邀索通謝之使次第可行先得了抹此段然後方見眉面今敵竊據鍾離出没淮滑既有輕我之心復知求成之急設或所求未厭陰有包藏則今秋之患偃然固在若終歸於和復用隆興故智壓我以兵則邉鄙之憂蓋亦未免或有坐

斷不進以待我困則彼雖不戰我亦不支以此三者推之則今日事勢所可喜者不過且得元惡就誅别無意外不測之患其動揺震𠞰未可謂之安且定也自始用兵淮民南來一家十口不存二三近者津遣復使還業若田廬無歸則彼將安往昔東晉闗西大飢流民欲求寄食巴蜀朝廷遣使慰遣不令得過劍閣其後共為逃難之計而李特之亂則六郡流民也自創立雄淮所費錢糧不可勝計近者潰散所至剽刼若邉風益髙則必

為亂階昔宣和間譚稹增衣糧以招常勝軍至十萬人其人皆勇悍可用久之食廪不足出不遜語而我軍亦怨其後沿邊開門納冦卒亂河東者則皆怨軍也故今不特有外患且憂有内訌解衣包火直未發耳復聞上自九江下至沿海戍兵八萬自近者不許劈券增鹽菜錢費增一倍此項錢米既出經常截撥之外自今别無科名可給楮幣折閲印造不及尚猶未辦米以月計不下數萬米非楮比何從可得初聞江淮宿儲幾二百萬

沉而為泥煨而為塵委而為敵至今已皆竭盡近浙糴
買數亦未敷未論和與不和只論米數窮竭已不可為
故不和則事方殷誠可慮和則備未撤亦可憂若不且
先求安定之策則雖有智者不能為矣臣願陛下君臣
同心委任專一輔相同心不分同異侍從近臣交相協
贊不為虛設及今小使未回之日令以和與不和之利
害早求其當更須趣名分閫重臣入奏利害與二三總
餉商議之與一節若合成有日則事固有序脫或邀索

尚多則何策可以相持必俟外患内憂漸次平息而後其他議論可以講求譬如常珍之食若堂皇潔除腹心無恐則皆可以排列而進矣不然臣恐遠患未弭近憂先至也臣無任

同陳正字傅校書王秘監乞進會要劄子 十二月丞相過局面納

伏見實録院昨奉旨修纂今上皇帝寶牒各已成書同時進呈獨是秘書省所修會要為書最鉅尤當以時編

集自乾道六年修進以來九年又進淳熙六年又續進
十三年又續進紹熙三年慶元六年嘉泰二年三次又
進未有歴五六年而不進者今自三年進書之後至今
已及九年稽之典故未有如此久者伏覩淳熙十三年
十一月上四國史列傳秘書沈揆等劄子乞將所修會
要同時進呈紹熙三年十二月上至尊壽皇聖帝聖政
乞與至尊壽皇聖帝會要同日進呈慶元元年上聖安
壽仁太上皇帝日歴乞將太上皇帝會要同日進呈前

後三次本省申請得旨並依蓋同時脩進非但省禮文之費而典章法度免使日久有所遺落關係非小今欲望朝廷敷奏將所修會要參用典故與寶訓玉牒同時並進

代人上殿劄子

臣聞有為之主能轉移天下之事變於其始則當思輯寧國家之基命於其終恭惟國家延者不幸上天降災烈祖即世始之以謁省之禮闕重之以喪紀之制廢於

是天垂妖象地出災符訛言沸騰舉國震動當是之時
命垂於呼吸國危於綴旒若非天命有所係屬宗社有
所依賴則已散之人情必且潰決而不可收拾已壞之
國勢必且傾危而不可扶救已兆之禍亂必且紛起而
不可防禦天未厭漢陛下奉慈極之命而奉海内述安
泰之志而御皇極於是覆手之間而事情殊軌一朝之
頃而安危異觀然則太皇太后扶持保護之功與陛下
不憚危難以出當事變之力可謂能轉移天下之大變

於震動傾側之中矣今禍亂固已消弭社稷宗廟固已全安然向之所謂摇兀者當轉之而為安妥可也危弱者當易之而為强固可也以臣觀今則人情雖曰安静然所謂安静者不過免於前日之憂惶而已以為上恬下熙可以觸事而遇變則臣未敢保其膠固而不解也國勢雖漸平定然所謂平定者不過異於前日之壊亂而已以為憑藉維持可以久安而長治臣亦未見其果能牢固而不拔也所以然者豈其間輯寧而底定之者

尚猶空疎曠闕耶臣竊譬之前日之憂危猶之大厦之
疾顛今日之新政則如堂皇之重植其棟隆視前日則
不撓矣其基址視前日則無壞矣然牖戸猶未縝密扃
鐍猶未嚴固若不補葺其空虛填塞其罅漏則臣恐脫
於飄風驟雨之漂揺而不免於擔囊胠篋之窺覦矣漢
唐繼世之君或平内難而興或迫外訌而出其間稍有
英氣者皆能立國於危急搶攘之中然考其運祚之延
不延國命之續不續則罕稱焉豈非徒知轉移事變於

其始而忘其所謂輯寧國命者於其終歟書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此臣於始望清光之日所以欲為陛下深言之也然輯寧之道大關於天運細及於人謀其講論條畫非該通獨見之士不能知其弛張罷行非丞弼議政之臣不能舉臣之淺陋豈能究知若臣規見所當及者如君德不可太急則願陛下調平其喜怒安舒其氣志勿使性情之失中而有輕揚暴急之失國論不可以屢易則願陛下委信仁賢尊禮勲德

勿以既往而待將來勿因一人而疑羣類子道不可以不盡則願勿問其志意之未孚勢分之未接泯絶其痕迹而自竭其孝誠命令欲合於公議則欲思斷制之易專名器必及於有功則欲念除授之可驟若此數者行之而靡不至則已定者可以安寧未强者足以振起若忽視而不行或略行而不盡則臣恐已揺之人情終易震動已弱之國勢終難扶持如火消膏而天下不可為矣民力困竭國計空虛吏員冗濫武備單弱此則臣所

謂當講論條畫弛張罷行之凡目而輯寧國家之急政也陛下若有意幸聽臣言則當出臣此章降付中書俾二三大臣思其所以變通之策損益之方條具來上而陛下同與二三大臣開肆厥志細立工程不憚其行不計其近以次而為之如此則庶幾不負烈祖之憂勤太皇太后之付託而可以迓續天命於無窮矣夫憂患易忘安肆難保伏惟陛下撫前事而驚心顧後患之無策誦詩書輯寧之戒鑒漢唐短僞之由惕然終日厲於有

為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代人上殿論州郡事劄子

臣幽沉田里多歷年所瞻望闕廷永嘆無階今者伏蒙天慈記憐既已起之名城以責來效又特促上戍期獲覲龍光臣一旦得整冠緌望旒扆賴寵而去以為遠地牧民之重臣死且不朽未知何以論報惟是臣今以守臣陛辭其有關繫郡縣事體所合奏陳者臣不敢避出位之罪臣聞今之守長事權太輕更易太驟臣攷漢制

凡裁斷犴獄制用賦租選辟州佐廢置令長甚至調發擒捕其權無不皆在長吏是時尺一詔書希經郡邑長吏方畧皆得自效其後自置刺史稍事督責然二千石所以尊重難危者事體終在是以姦軌清屏國祚靈長今朝廷責成郡縣之意固重然恩威無素風采消鑠過客游士得以短長鉗制囂訟姦豪得以越訴動揺小吏不敢廉按惰兵不敢教閱小小興革輒畏生事臣以為此平居無事可也倉卒如此何以為方面之重何以為

彈壓之制此臣所謂權輕之害也臣又嘗攷江左元嘉百官久於其職六宰至以六朞為斷是時三十年間吏不茍免民有所係戶口殷盛租徭平均其後遷換去來漸變舊制然齊之初年治民之官猶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葢雖經歴江左此制不壞令朝廷久任郡縣之詔數下然澆競難制法守易踰前者方以才望而超遷繼者或又易節而徙去去者方以罷軟而更易來者或又負課而潛移遠者期年近或數月人情既以重內而輕

外守帥由是倏去而忽來臣以為朝廷用人不拘歲月可也郡縣如此何以堪送迎之擾何以責教化之行此臣所謂數易之弊也臣仰惟陛下方銳作興事以圖大業大臣方殫竭肱股以倡其僚令百司庶府改視易聽趣功首事皆思自盡以奉其上庶幾乎內治舉矣而郡國之政靡靡如此誠不足仰副德意志慮臣謂欲使表裏並舉於今惟重守令之事權久郡國之歲月為最急可以重民社可以息民力初無變法更令之擾其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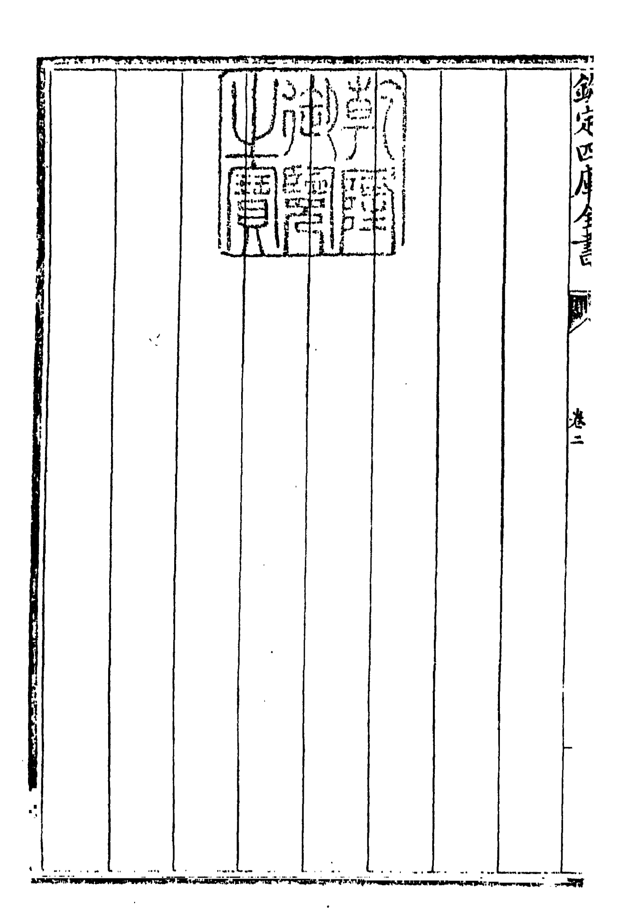
朝廷主張申飭之閒而已惟陛下留意焉天下幸甚

代監司乞行下浙西廣糴劄子

猥以庸虛濫將使指蒙賴主德穡事屢豐田里少紓永絶愁嘆下臣司庾遂得以逃一路斂散之責可謂大幸然臣職思其憂竊以為西浙土風例無貯儲若官有所蓄卒遇水旱通融補救亦何所患今之所慮正以民間既無宿藏公家亦無餘粟所在常稔僅支目前一遇小歉便苦踊貴臣思其故正以豐歲不收遇歉旋糴先事

不圖粟無所積故也考尋賑濟故牘前執政羅某任浙西提舉日用米最多為日已遠紹熙五年黄某任内賑濟賑糶總之為米一百四十八萬石有零臣見米數浩瀚隨即刷具本司一路所管諸州米斛意謂必且有餘然今之所有僅止於二十六萬二千石耳以平時之所有視飢歲之所發不能十之一二天時無常堯湯不免卒然有方千里之旱乃駭而圖之恐非計之得也臣聞漢穀石五錢遂置常平隋人社倉亦因穀賤臣詢問今

米僅及二百父老皆謂二十餘年未有此稔及今廣糴
恐正其時若更小緩利歸富室必且增價豐年難得古
今所惜臣管見淺陋竊以為不可蹉失此時欲望聖慈
軫念近畿生齒幸因大有之歲不貽失事之慮給降度
牒取撥錢鏹行下浙西產米州郡置場廣糴候糴到數
目取自朝廷指揮專委司存掌管豈惟可以救目前穀
賤之弊實可以為後時緩急之需一路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房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謄錄舉人臣楊炤

山房集卷三

宋 周南 撰

書啓

與廟堂議論和書

竊聞小行人之歸敵必欲得用事者之首而後歸侵疆定和好堂堂大國決末之從果若行之則國不可為矣昔唐杜元頴自宰相出為劔南節度歛取苛重蠻徼咨怨太和三年南詔乘虛破成都焚郛郭蜀之寶貨工巧

掃地文宗遣使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請誅元潁遂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死於貶所此段出唐書二十一卷杜元潁傳其後李德裕為相議曰元潁嘗居宰弼失于馭遠致蠻寇內侵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為之執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取笑外域此一段出李衛公集十二卷竊考杜元潁厚斂剝虐遂開邊釁與誣君矯命輕動干戈固不侔南詔小國入蜀之禍止於一方與挑禍強敵輕動百年兩國之盟好三垂受兵海內騷動之事固不類元潁

庸謬書生論罪極于竄責今之姦雄幾于蕩揺宇宙傾危社稷滔天貫盈罪狀固萬遼絶然衛公終以元顙嘗為宰相不忍因夷蠻之請而死之所以惜國體而非為元顙也楊國忠之梟首李林甫之斵棺無非專權蠧國開邉召亂之所致亦無戮尸之事唯晉王敦謀叛事平而敦已卒乃跽而斬之此三惡者誅之不同然苟出于其國家之典刑雖陳尸於市併坎而埋取其巳戮之體鑿掘斬刺無不可者若夫因敵人之命凾用事之首以

求成則自古未之有也惟燕太子丹封樊於期之首以獻于秦趙孝成王取魏齊之首以贖其弟本朝徽宗皇帝令王安中函張覺之首以送金人其事令可復襲耶矧燕丹雅意欲使荊軻刺始皇非禀秦之號令也魏齊魏相與秦相范睢結怨秦求之急自魏而趙非用事于趙也鄧叔子降賊也後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請誅鄧叔子太祖許之叔叔子以付使者殺之于青門外至今簡冊以為深鄙此事出後周書突厥列傳四十二卷悉怛謀酋長也

唐文宗恐吐蕃復怨竟令執還戮于漢界之上李德裕終身痛惜降俘且爾矧有關於大體者哉今奮迅震之威而殞魁渠之命大刑正矣憫其祖考恵以三寸之棺大體全矣我辭既直敵暴應銷何必取已死之骸逞無已之刑快敵心而後可和哉昔逆亮渝盟生靈骨暴亮既廢殞則我遂退聽此未嘗得而干預也且乾坤之怒不極彼獨無大臣乎始任之以事而終戮以自送亦且為敵窺矣昔吳主戮諸葛恪臧均上疏乞令收塟以為

人情之於品物怒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公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慨然均之斯言最為深切自頃元害掃除六軍喜踊長安孩幼詈聲成風國之大刑亦震矣敵所指取志亦償矣若又掘諸坎瘞重加斬刈以求媚於敵恐過而傷恩人情慨然昔之怨詈轉而悲歎矣敵人無厭自此邀索未已愈肆恣睢他日握兵之將分閫之人深懲往事其孰肯出身任事以與敵抗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而國自

此不可立大可畏也竊謂宜擇專對之才引義析情以荅塞其謀而力拒絶之不宜以此復命

謝解啓

甫離幼童獲齒貢牒慙非夙慧甚玷明揚伏以環吳四封行周大比山藏澤育谷處樊棲通國皆稱豈無顧陸後來之秀必若機雲誰為糊名成此蒿目未聞佔畢已鋭毫芒稍應準繩不嫌羈丱於是老智遜夫壯决後出睨其先傳流風嚣然掃地盡矣抑使生而小異長則大

奇如雲出山待族而雨若木初值勿爪其膚徐而采収

庚其堪用如其者未窺尊足猶有童心粤從趨隅粗識

攬筆家庭肄業謾經訓之菑畬場屋應書類土砂之嬉

戲貢成濫吹重累公衡古云博係於投信矣瓦注則巧

甘井尺澤旱汲則渾小兒疾趨長老所懼玆蓋恭遇其

官誕宣明綍崇屬寛條浮江而西獨峙膺門之盛如星

之斗更高曾子之文江山動顏拱把入的賢師友吹送

之如此里父兄寛假其偶然其敢不嚴冬夜之書程講

春闈之尺度或能不辱持以酬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赴池陽田金提幹啓

講學無聞冒處儒官之舍問塗有日獲依幕府之賢恭惟某官生長見聞淵源師友及門獨感身爲賈誼之孫諫藁未亡世守鄭公之笏合居要地用續遺風使賢者低徊於斯豈我輩夙昔之幸某之學殖其猶面墻不慮此而教人多見其不知量不圖邂逅獲見典刑操篲醫門顧療好爲之患分光鄰燭不愁獨冷之官瞻詠之私

敷宣罔既

池陽田賀冬啓

硯寒金井方愁客坐之無氊灰動玉葭忽報繡紋之增線自分閉關而讀易誰其執訊以貽書恭惟某官古學綆脩高文雋永瞻彼向榮之木便合春田迺知蟄地之雷尚須日至方將再轉為丞之記已蜚七日報政之聲少淹綠水之循除即上紫宸而鳴玉某未能獨復深愧鳴謙剛動而順行敢謂朋來而無咎陽生而春至但驚

人事之相催

答商總卿啓

顯膺中詔晉陟貳卿惟委寄之非常宜寵光之特異有隆使指益簡上心屬在聽瞻舉同欣慰恭惟某官英猷軼世妙算濟時使盡行其言豈惟以蕭勺之音而諧羣慝雖不遇故去猶將全江淮之力以濟中興方樵蘓後爨之時正飛輓多虞之日公既洗手以奉職誰復瞋目以語難操劉晏李巽之奇贏豈特變通之有賴倚關中

河内為根本益知克復之無難佇觀茂勲膺受顯册師言如此非某敢私

池陽通胡總卿啓

待問廣廷誤蒙題品庀官泮水獲奉教條方以書生來依大芘敢謂學校不同有司輙抒欽企之情布見拙陋之語恭惟某官清夷而不撓簡塞而能通雖即之也温初非刻意尚行然定而後應未嘗吐剛茹柔泛觀人才各擅器品法士亢於檢局通人失在闊疎豈無偏長不

可翕受乃若器博足以融衆異力厚可以折羣輕方其晦養於冊府之中以至傑立於紀綱之地文采縝深而不輕衒露是非紛起而獨守正中仍使吾身無㬥赫之名欲使天下被平和之福此斯世之所罕恐重任之必歸胡為玉堂凫鋖之才尚司金穀甲兵之寄有如地位必副時須顧為世道而自强式副師言之歸重其志嚮甚拙藝業無聞繞舍栽梨浸忘歲月為親捧檄適在㑹懞不圖遭逢有此幸會唯士之初進如木之初生非有

託於養成則亦易於戲抜尚期保惠獲寡悔尤苟獲逃
庠序之譏庶不負門墻之賜

池陽通建康張書定叟啓

隆堂執訊甚慚妄冒以求知外學策名更懼庸虚而受
察竊以十國連帥之重下視九品文學之卑敢以平生
半面之私而後竿牘小夫之敬恭惟其官勲勞奕世文
獻在躬凡紹興討伐之規圖與衡嶽講論之宗旨公既
得之於親授志在肯堂天復大之以全才刃游餘地而

又遜却乎三事之位而唯恐身早貴周旋乎二紀之餘
而能以事鍊心春秋未高而望已隆是非紛起而人不
忌竊觀地位殆為時生今百年之敵運將衰而四世之
國讎未雪忍使中原之父老遺恨故國之世臣昔景畧
之孫尚存異代猶迎於灞上渭南之星已殞返旗足退
於魏人佇觀帥鉞之策勛即自石頭而受冊某未能卒
業已廹為親方齒髮尚壯之時不知有已持科舉非工
之習何以教人自知非敢為人師所恃亦有執事在閫

諸道路屢辱齒牙方今名能半出題品豈伊拱把亦誤軒衡涸轍枯魚聊借斗升之水託根小草敢登桃李之場

回毗陵代者啓

老於庸賤無望官塗謂我交承知君長者遠勤貺施莫識報酬恭惟交代已屈儒科尚淹賔佐頗聞望郡積苦文書令主公弛張最異等課幕府休沐如無事時微老成之居閒孰左右之及此是歸前輩不計晚成伏念其

始奮迅以應書俄逡廵而斂迹老之將至命可奈何過蒙惻憐夙告期會澤已涸之鮒薄少則多束久駑之筋周章可想終虞罷耎不任走趨倘覬倖而及之於分顧為過矣謝言不敏感臆無窮

赴浙東倉幕上浙東帥錢叅政啓

末逺陸沉復甘屏去夙叨鈞播喜遂依歸豈造物之興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其官學推該輔功在生民百年深林知必有於喬木終夜屢嘆期不負於阜陵退然山

澤之癯佩此朝廷之重日月在上金石為開果膺當饋之思亟付殿藩之寄昔孟子三宿而出晝周公累年而居東永言感悟之難未有遄歸之盛海内聞公之復起師言於是乎大和朝孚號於王庭夕收鋒於邉障方尋黎老再植棠陰約東瀚海之波全護橋山之氣然後安車入覲黄髪告猷終汗青未畢之功名使戴白不知於兵革彼哉不言而去今之所就孰多輿論如斯告廷可必伏念某本無遠韵偶執愚心一昨與在甄收置諸莞

庫豈不私憐其云暮庶幾自奮以求通然而采擷芳莛已嗟將落攀躋分寸更覺云賒輒因附贄之員請賦支離之栗鈞天樂閡嗟眩視之鶤鷗望月潮生幸向洋於海若深惟在昔之士孰能自致其身矧今臺閣之英半出品題之鑒已見膺於世用或遂擅於時名豈其遐棄之蹤獲此否終之吉尚以素乏翹材之介絡難窺巖石之隆高芹欲獻而意踈汲顧深而綆短惟一世具瞻之重故十舍重跰而來方殫鑽仰之勞豈以屬饜而棄出

臣衡於幕府自愧非才進朱游於門墻儻諧受業尚念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人誚章甫之冠庶幾晚輩之無聞獲託稽山而不朽恩榮之至銘鏤無忘

赴浙東倉幕上章倉啓

末遠陸沉復甘屏去獲私宇覆喜遂言歸幸造物之興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其官雅聲遥遠令範端凝夢授神毫絢虹蜺之巨麗肩劘哲匠操牙曠之餘徽振鴻漸之羽儀麗丹霄之孔翠方將立文石赤墀之陛演黄麻

紫誥之綸屬當轉漕之費繁重以牢盆之法弊稍嚴法濵之厲禁思斡山澤之餘饒孰能操竒贏以佐軍興其惟以儒術而飾吏事沃若如濡之轡思與解弦而張果銷鈦趾之風獨最敖波之課寶儲地峻難久駐於星軺平凖書成必盡陳於民瘼載惟委身幕府之列實將借勢鵾鵬之翰凡羅致於其中謂鷹韝之已脫然而風動帳開之容必皆才雅氣鋭之流有如顗蒙昌賛畫諾殆類支車之罽更憐駢指之枝恐速素餐之

羞敢望青雲之附倘如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人笑章甫之冠獲憐負擔之餘無棄采葑之節庶幾磨礱其事業終蒙運轉其困窮戴德之私矢心曷已

賀魯倉到任啓

伏審輟從省戸光啓庾臺惟昔三丞實始阜陵之遣使屬時多事更嚴畿甸之觀風竊窺遴選之精私喜本根之固恭惟某官天才英邁德宇端凝家承哲匠之傳名在諸儒之冠屬登最課交上薦書上渴見之付以路圉

司宗之事禮廢久矣擢參議郎博士之遊清規秀出于
班行小選鑒精于銓總一臺分糾將陪栢府之驄六轡
如濡廼假周原之駕是將以儒行而飾吏事庶幾標奇
贏以佐軍興厭承明適會稽暫弭輶軒之節訪古文上
禹穴欲成平凖之書伏念某本非名能偶執頑鄙身已
甘於遐棄仕幾類於漫游爪膚以驗生枯無望郭槖駞
之種攘臂而取薪粟欲傚支離疏之愚瞻使指之來臨
撫滯蹤而知幸但懼管蠡之淺見莫禆煮摘之利權幕

府文書將負素餐之愧海瀕廣斥更憂屬禁之窮何以助公有此而已

賀趙師𢍰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啓

六卿率屬尤嚴平土之司南國承流咸仰神臯之重惟中都之難治自漢世而已然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固已不全而不粹久者年歲近者數月未聞至再而至三恭惟某官智畧縱横風神峻整輕車熟路翼乎其遇順風錯節盤根恢然其有餘地久剸繁而治劇旋入從而出

藩履聲已近于星辰最課常司于輦轂肆求已試允副
疇咨宫室無所增修庸示班聯之峻吏民服其威信益
彰委寄之隆乃以冬官之長往殫天府之勞獻納論思
豈止及百工之事耳目方畧尚能折千里之衝翹企之
私感慕曷已

服除再除館職謝啓

銜哀去國絕望清時申命起家復塵舊著痛永辜於親
養忍再竊於身榮削牘之歸撫心流涕蓋聞好醜之並

進寧無底滯以求通然金為物之至堅改煎猶懼其耗木已拔而再植遷地弗能為良故天不能靳乎材之易成士莫艱乎命之難進伏念某雖極人之艱阨嘗為世所記憐一昨廢棄於黨錮之初甄收於禁解之後故府聯名於文部書林接迹於俊躔雖未霑塗轍之清華已屢費朝廷之收挽而某始求外祿席未煖而丐歸旋廹內艱舟遇風而引去盎無地以承其資澤非造物不與之流行然父母生之不思稍稍而自見日月逝矣乃欲

閱閱以及親仰視爰烏于何從祿天門蕩蕩一布武以
何艱棘人欒欒百此身而莫贖閏餘倏變人事復常禮
有盡而易窮哀無涯而難盡方將灌園以老返稅於耕
使國人曰幸有子哉雖飯蔬食而無怨矣矧彫年之遅
暮撫奇迹以踟躕孰引手於斷綆之淵復濫吹於英游
之後莫知稱塞但劇凌兢茲蓋其官懋建大中博延髦
士執度以成宮室慨念才難爪膚而視生枯尚圖畦種
曲憐孤迹不置他歧但其積困埃塵未窺墳索深惟先

朝祕府之重庋幾豐芑數世之仁皆懷郢握之珍復毓
藍田之囿於皇得士燕及無疆令精儲麟閣之英已度
越瀛洲之盛采及蕞品恧馬厚顏鉛槧者書生之常為
敢忘加勉流落者人情之所閔更冀兼收

代劉武諭赴都堂審察啓

下方悠遠絶望趨風台曜宣明許容執贄敢沿晉候陳
見疑誠竊以光輔於泰寧毋若揚明於仄陋固有掀出
於泥淖之賤其或置羅於曠莽之間懇如飢渴之求豈

以屬饜而棄惟是寳玉無趾毀譽過情古憂無因而前令或抱虗而進於是山林知耻之士以自獻為羞智愚爭騖之場有難知之嘆諸侯歲薦以充賦大臣承詔而察言待禮而行者誰歟求詳於初者勢也然而卞子三獻而刖足駿蒐一言而升堂或掃門擁篲而不見收或立談會面而膺上賞又有遇與不遇豈特才與不才今玆貿貿而來得無赧赧之色伏念某趨隅雖早覩奥未能一自家庭之謫遷重以銅梁之間阻中夜隕涕報國

無門幸王路之復平於私願而已畢忽聞牧守猥上姓名方其取而上之豈無可者不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故怵惕交懷趦趄即路莫知報稱但劇兢慙茲益恭遇其官大庇生民不遺一物念坤維之遼邈憫蜀士之沉宜收此棄遐納之彚進恥然晚後令者來思正恐名見問之不過妄庸人耳伏惟如作巨室如濟巨川茹納以容翕受無間苟有寸長與片善豈必石稱而丈量少須假之觀其來者誓於職分仰答生成感篆維深鋪論

靡究

代通交代知縣啓

伏審跅榮帝寵出宰王封俯慭瘝曠之餘行藉交承之庇顧平昔慕用之已久又子孫託契之云初盍修鄙辭致敬下隸伏以其官奕世鍾英受才絶俗頌美中興該羣公而驚嘆詩追古始擅作者之風流追觀祖宗登用人物之時合居臺館儲蓄英材之地安用一律以待長才葢君子仕不辭卑姑假此小邦以自試抑下邑民弊

已久天其使賢尹之來臨甚之不才繆玆代匱嘗以為百里之地是乃古人之欲得豈有於三年之內嘗憂已志之不伸非事之本末不同則人之才否不逮伏惟鑒拙者之巳矣思志行之孔難泥古則踈必有可通之律度狥今巳陋又將小出其規模庶幾當世不以作邑為難豈特小民獨被善後之賜

代潮守回倅啓

入瀧船而說海將從知津而問之跨嶺嶠而題輿胡為

失脚亦來此方異縣屏居而掃迹忽執訊貽書而踵門
逃虛而聞足音避逅而適我願既開閉者數四盍酬答
於萬分恭惟其官地望高華天才穎特久矣姓名之籍
甚獨於進取則常恬然頗聞諸公貴人欲寘諸長安近
日之地正使為治中別駕亦令在通都會府之中豈伊
毒霧之瘴鄉乃使奇寶在道側豈非造物為後人之計
遂使賢者不擇地而居其已詘儒冠敢圖吏最雖閭閻
瑣碎頗於退處而更嘗獄訟簿書未有一日之閱歷

所幸珠玉之在側庶幾輔車之相依望西向之水雲其既免擁馬不前之患分南中之風月公能為展驥小屆如何

池陽通添倅啓

光膺宸綍來佐藩條惟昔者建監郡之官幾特分於刺舉而近世同正員之置蓋優禮於勳賢茲為異恩曾不輕畀恭惟其官籍甚問譽退然謙恭峻門高閎貴戚令凡幾世渴硯枯筆業履方如諸生恭惟元符定策之懿

勲與夫景德保衡之相閥雖故事同稱於四謚而威德實冠於五朝是宜聞孫克紹先烈中興多二令而曩者或七寺而至清華恐名駟之即來豈別乘之能屈其凄其弱植陋矣多聞方將與諸生而受誨言敢自謂學校而廢褻禮

深源定婚啓

大婚為繼世謀敢云非偶一命忝三事壻幸見此風敬以季冬之吉占求歸仲子於賤息不腆將幣用昭乞盟

有如相閥慶源之長重以慈範姆儀之素儻使外孫之是似不患吾門之未興但以緑野平泉方袖裴李經綸之手半通五兩輙陳朱陳嫁娶之儀尚期赦其不閑庶幾永以為好

長女向定婚啓

三施未報居懷采菲之慙長子維行復拜委禽之賜惟相閥之上器烟潤玉之竒姿大閈華宗咸顧有請禿翁醜女何所取材兹事夫豈偶然得壻亦云幸矣河水在

此諒不以一貴一賤而易情鷄鳴而興尚謹聽爾舅爾姑之明訓

為滕守回送婚啓

婚嫁逼人未忘關念高明過聽趣使拜成於自為謀敢不共命竊惟逑合每重女行瞻彼蘿絲尚猶擇木豈其淺緒不戒委禽幸所見之略同獲共圖而不朽三肅將命敬拜貺於廟廷一齊尊門永燕休於甥舅廟廷出韓文袁氏先廟碑國朝幾品曾許立家廟執政之後應用一本云賦綠偏州倦游久矣結婚高援內顧憮然云云得婚如此

遂成季弟之名秉車相從愧在丈人之行

為長姪定里人朱氏婚啓作承奉名

求婚繼世敢輕為孫子謀擇婦先鄰況獲依丈人行幸哉姓合贄此幣將欽惟肅雍之門素廸婉娩之教尚神靈之克相永迓續於有家

為次姪定東陽喬慰婚啓作承奉名

屬者仲孫謀擇婚對求諸里丈人之行意見靡咸卜及先令君之門龜筮皆吉追茲定論事豈偶然餘同前

回姪女婚啟

古者世婚必尊譜牒流俗競利乃尚襟期邈矣此風敢不重拜近求鄰比是似朱陳尚論紳緌恐非秦晉惟聽採之誤惟禮請之勤欽承神休登受好幣三肅將命奚所措辭一齊尊門永廸有禄 闕

攢巒兮龍之淵色黔駹兮水之玄吹雲霧兮涵星躔醲

膏油兮澤炎田嗟沮龍兮宅幽潛應小云功兮返亦無

言湛清酤兮送靈泉瀨之祠兮聊萬年

起水祝文

九華之峯兮千仞其崇有淵其渟兮潛虬之宫升虚陵

冥兮隨感而通粤春徂夏兮旱氣藴隆首種弗入兮歳

將鞠凶羣望並走兮靈雨未濛乃飭禮幣兮改命于龍

靈波出地兮暘烏微曚豐隆轒車兮屏翳冥空天昏地

黑兮流洽四封枯萎起舞兮惔焚隕融吏德良薄兮神

施實洪是一掬水兮變化無窮久而不返兮懼于不恭

酒脯非薄兮莫明予衷歌以送之兮雨暘時若而年豐

奉安神水祝文

簫管初迎巳騰波而奮響寶坊甚肅用揭虔以妥靈伏

願精祲潜交蜿蜒來享鞭雷車摇電幟驤靈駕以徘徊

澤地産祛人災轉甘霖於翕欻

送龍泉祝文

九華之峯兮千仞其崇有淵其渟兮潛虬之宮升虛陵
冥兮隨感而通粤春徂夏兮旱氣蘊隆首種弗入兮歲
將鞠凶群望並走兮靈雨未濛乃飭禮幣兮改命于龍
靈波出地兮晹烏微曚豐隆轟車兮屏翳冥空四方播
灑兮吹漓以風神非無意兮天嗇其功旣開其始兮忍
靳其終是一勺水兮變化無窮吏德良薄兮匪施未洪
久而不返兮懼於不恭酒脯非薄兮莫明予衷惟神終
惠兮賜之雨足而年豐

迎龍池水祝文

假守云初亢陽為鰲四月維夏五種未藝儻少須臾立見流徙穹谷之淵神龍是宅翕忽噓氣穹壤被澤敢命別乗躬之去聲靈液龜魚在冐竚立以俟靈雨隨車明神之賜

祀太一祝文

仰止行宫天神之貴保祐皇家五福來備青陽肇新有開嗣歳嘉薦令芳聿言常祀神之聽之百嘉以遂時和

歲豐五兵不試惟春之祺神其貺施

祀太一祝文

元冥冬之孟月甫就歲功太一天之貴神聿修祀典北郊之迎伊始中壇之薦有嚴伏望明靈顧歆肸蠁昭格五穀皆入民咸樂於豐登四方無虞國永臻於安泰

代太守春賽諸廟祝文

池瀕大江民處瘠土陽微驕而巳旱霖未成而懼雨相甌窶之单薄滋耦耡之莽鹵土膏既興農事斯舉潔牲

蠲罍展祀祠宇惟神閔民亦既勞苦陰陽明晦毋爽厥度黍稷菽麥有殖斯茂我田既臧我土維阜太守與民弗忘神助

諸廟祝文

粵歲旱災祈神陰祐甘霔霈發焦土玆榮昭報惟誠弗忘終賜

祈雨疏文

龍湫摲溜雲已上於天鸖垤鳴陰雨復隨於風至皆

守長懇求之末至致陰陽併隔而不通肆潔精誠虔修淨供惟大覺隨方而赴感庻驕陽覆宇以成霖

陽問水府龍宫水陸齋疏文

秋浦不雨春種失時走羣望以精祈閲屯膏之亢虐肆陳梵供遍告龍囦伏願嘘氣成雲出地奮響施及四封之外普沾三日之霖

玉皇大帝水陸齋疏文

夏序甫臨尚慭甘澤春種不入曷濟後艱嗟人力之莫

施仗佛乘之上愬吏失其職懼興亢旱之灾天矜于民庶解倒垂之急

送昭明歸祠宇疏文

比祓公庭輙延靈馭旱既太甚憂夏種之後時神之格思轉驕陽為甘雨輙消穀旦敬返飈斿尚終賜之無忘非初心之有懈

安奉歸廟疏文

來雲軿於倏忽賓自感通儼靈駕以旋歸有光寅奉伏

顧崇靈受職休徵若時閔陽亢之玆深績陰功於未竟

水陸齋疏文

陶陶孟夏巳臨盛長之辰每每原田未浹播敷之澤荷神靈之眷顧隨祈懇而感通然亢陽之日既長一洒之潤隨涸朝曦復出歲旱如初不勝下吏之憂心重與閭州而請命念至五月而不雨所未絶望者幾何若非三日以為霖則恐噬臍而無及憑血誠而上愬兾膏澤之旁流

又

大命近止屢伸禱旱之情小信未孚尚阻為霖之望嗟下吏微誠之難動非大慈覺蔭以疇依爰即靈宮虔修梵供伏願再鼓雷霆之氣盡發天地之和集溝澮以滿盈洗山川之焚滌

祈雨疏文閏六月初九日

炎風之吹赤壤適當三伏之時甘津之沃祥禾未浹四郊之內屬垂成之在望豈屢瀆之敢辭伏願來夜澤於

滄江綴朝霏於綠穗沛然下雨俾願足於三農譬如為山毋功虧於一簣

祈雨疏文

碧泉青稻覬遂豐成杲日炎風尚虞侵鑠將畢畎畝三時之賜何惜乾坤一雨之恩粤惟神休迄此陰相

謝雨疏文

六月炎天敢必雲雷之澤九霄絳闕速如影響之從荷天意之曲成續農功於垂就伏望稻一歲而再熟禾六

穂而連塍水緑方塘已脱夏田之焦槁雲黄穲稏更祈秋斂之豐盈

山房集卷三